

慈禧太后穢史(上)

駱志伊

生理構造越老越「要」

名中醫師陳存仁教授略謂：男性與女性對性生理與性心理，兩者差別甚大。男性到了相當年齡，多數心有餘而力不足，只有極少數人，活到九十歲以上，還能照常辦事。在中國如楊森將軍，在外國如查利·卓別靈，這兩入竟然還能添丁。其他的老人如真要想辦事，就力不從心了。

女性另有一種情況，盛年時，得到正常的闈房之樂，在更年期前，可能如狼似虎，到了更年期之後，再也無意於此。但是有好多老年婦女，却是越老越「要」。陳氏在臨診時，曾聽她們自訴，有些公然講出她們的心理和生理的感受，真是出人意料。

陳氏謂他不便一一形諸筆墨，但是可以引述一個女性病家的話，就可以令大家體會到一種聞所未聞的性知識。

有一個過去有名的女明星，向來出言無忌，是上海人所謂的「十三點」之流，她曾經告訴陳氏說：自從收經之後，下身萎縮到像一朵乾的菊花，小便已經感到困難，要是偶然逢場作戲試一

次的話，會痛徹心肺，連走路都會痛，非經過十多天的休養，不會復原。她還有一個老姊妹，年紀比她大八歲，她不但夜夜要，而且還要添食，要是對方猛烈進攻，她更覺痛快！她接着問陳氏一句總結的話：「何以我們姊妹，能與不能，要與不要，有如此的不同？」陳氏聽了之後，只有笑而不答；因為這是每一個人的生理不同，陳氏也無從解釋的。

如果女性早年貪歡過甚，更年期一過，就真的像一枝花近乎枯萎，從此一無所能。另外有一種女性，要是有一段荒蕪的時期，芳華虛度，那麼進入更年期後就會越發需要，要到不可思議的境界，此是性生理書籍所不載的變態心理。

講到慈禧，掌握一國之大權，予取予求，想什麼有什麼。可是畢竟名義上她是一個嫺婦，宮禁之地出入不便，只能就地取材，而宮中真正的「幹材」又並不多；因此，像李蓮英那些的太監之流，就能「近水樓臺先得月」了！

光緒三十四年（西元一九〇八）陰曆十月下旬，光緒與慈禧先後逝世，當時朝廷中議論不一，着重帝位繼承的問題；俟問題解決之後，從前

受過李蓮英欺詐取財的無數王公大臣，無不想置李蓮英於死地。但是李蓮英却有些小聰明也是他的大聰明，能够保全性命，此是舉國上下百思而不得其解的一個啞謎。

據「清稗類鈔」有如下的一段記載：

「光緒戊申，德宗（光緒）大漸，隆裕后欲視之，恐遭孝哲后覆轍，徬徨無計。李蓮英進曰：皇帝疾甚，皇后何不視之？隆裕曰：無老佛爺旨。李曰：此何時？皇后速往。老佛爺見責，奴才任之。後始得與德宗訣。孝欽后尋亦崩，隆裕本惡李，以此深德之，故未獲大譴，乃令為某宮小花園總管。及死，特賞銀二千兩。」

此短短的一段記載，就是李蓮英的小聰明。他預先見到慈禧死後，隆裕后必然有相當權力，所以他讓隆裕皇后與光緒見最後一面。果然後來隆裕后得勢，就為此緣故，李蓮英的性命得以保全，還獲得賞銀二千兩。足徵李蓮英是有預見的聰明。

滿清前幾代，太監沒有淨身，的確不容易混進宮闈，但是慈禧奪權的前後，情形大不相同，在前因為有東西兩宮，一同垂簾聽政，尚有所顧

(上) 慈禧太后史

忌。迨東后逝世，政權在她一人手中，就開始恣意縱慾，與榮祿有染，經已言者鑿鑿；以後李蓮英又起而代之。據柴小梵所著「梵天廬叢錄」卷二所載一段話謂：「慈禧后晚年淫肆，不減武后。以德宗及新黨之故，稍有顧慮，不欲以穢聲資人口舌，然艷跡之播，已如日月之食，人皆見之。初幸安德海，安爲丁寶楨斬後；乃幸李蓮英、小德張。西宮有所謂慎卹膠斗許，又有一種淫香，男子聞之，即搖搖思枕席。此皆陰令兩廣督撫秘密致之，以備綢繆助淫者。」由此段話證實了安德海與慈禧相戀，而李蓮英和小德張還是後起之「秀」。

慈禧后幸李蓮英，凡后所欲，李無不竭意承歡。某年元宵，取金葉屑二升臨殿宵縱散之，飄颻四飛，謂之金殿舞蝶。屑墮宮人頭額者有賞，謂之金花點額。

還有一種傳說，慈禧喜歡看戲，對楊小樓之父楊月樓最有好感。「梵天廬叢錄」中有下面一段記載：「清末，王公多喜顯曲，而慈禧后尤鍾其好。伶工譚鑫培，進秩貝勒，俯視卿堂，后之意也。后在宮中，嘗扮演教子一折，黃衣拄杖，有梨園派歎，其興會正復不淺也。」

此書中謂慈禧登臺演戲，未之前聞；但光緒擅打鼓，李蓮英能粉墨登場演小生，却是在許多戲劇書籍中都有記載的。

據「清稗類鈔」庵寺類第十六頁所載，李蓮英有精舍：「李蓮英於宮中，別闢精舍數間。在孝欽后寢宮之後，中設地氈一，高三尺許。其餘鋪墊陳設，如著衣鏡、自鳴鐘之類，燦然大備，

幾與上用者相埒。」

慈禧寵用內監，先爲安德海，繼爲硬劉子，再次爲小李子、小德張。不過硬劉子却是被小李子用計，將他活活氣死的。據「清稗類鈔」庵寺類第十七頁記載，節錄如下：「孝欽后最寵用之內監，其先爲安德海，後則硬劉子、李蓮英、小德張三人。硬劉子之寵眷，實在張李之上，以其早死，名遂不甚著。劉爲河間人，性機警，略通書史，頗知時局形勢。孝欽在宮，無可與語，李張輩不過承意旨供使令而已，故尤樂與劉談。劉初患石淋症，比再發，而醫謝不能治，以是竟死。時方侍孝欽在萬壽山，命以竹輿舁之下山，親自送之，賜坐小舢板，出園，臨別時殷殷慰諭，因而下淚。劉死，孝欽鬱鬱不樂，蓮英侍側，亦屢因事受呵叱。蓮英嘗告人曰：小劉在日，屢受其氣，今死矣，尙累及我。故宮中當日有『死劉氣煞活李』之謠。」

嗣後李蓮英受寵於慈禧，不但不知掩飾，而且居然與太后並肩而坐，一同聽戲，王公大臣侍候一旁，引以爲榮；所以文武百官自稱「奴才」，真是十足奴才。而所謂御史言官，也從來沒有人敢加以進諫，所以李蓮英益發盛氣凌人，對著名的高官大吏，都不放在眼裡，並肆意侮辱，百般需索。誰都知道，只要李蓮英一開口，賄賂便源源而至。

縱情聲色卜晝卜夜

平時太監們千方百計慫恿慈禧縱情聲色，卜晝卜夜，不但使朝廷國庫開支浩繁，不勝負荷。

再加上慈禧自己也不知節制，精力消耗過度，在光緒十九年（西元一八九三）又得了一場大病。病自何起？症狀如何？事屬宮闈秘密，誠不能爲外人道。只不過這一場病，和她在光緒六年（西元一八八〇）的那一回，中年寡婦得了個產後失調的「血崩症」，却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現在先敘光緒六年慈禧所得的那一場怪病。當年慈禧四十五歲，正是所謂虎狼之年。年初，慈禧就感到不大舒服，飲食銳減，性情焦躁，由於元氣過度傷耗，使她夜夜失眠，情形還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。光緒七年（西元一八八二）二月初二，慈禧突然痰裡帶血，精神疲憊，無法支撐臨朝視事了。成豐既薨，同治亦殤，慈安和慈禧兩度垂簾聽政，都是慈安坐在東邊，慈禧居於西位，兩太后雙雙南向。但在二月初二以後，就只剩下拿不定主張，又不大會說話的慈安，孤零零的坐在東邊御椅上。那時節，正趕上中俄交涉日亟，曾紀澤每天都有急電拍回北京來。慈安沒主張，當不了家，樞臣便一再的請兩宮太后同賜召對。於是二月初六，慈禧迫不得已，和慈安在東暖閣出見羣臣。據時任「管理國子監事務」的翁同龢，在他日記上形容那一天慈禧的情景謂：

「召見東暖閣，不垂簾，兩宮同御。慈禧太后病情容顏極瘦，語氣甚微。言桂附皆曾用，惟鹿茸未敢試。論及俄事，以爲實無主意，惟軍機及爾三王兩大臣是賴，必始終其事。條約萬不可許者勿許，其餘斟酌行之。」

樞臣們這才知道，慈禧的病確實很沉重了。

消息迅速的傳出，羣臣紛紛上言，請博訪天下名醫傳召來京診視。於是上諭立下，飭各省督撫保薦名醫。各省督撫聞訊，無不緊張萬分。

先是張之洞所薦的良醫，足足列了如下的一紙名單：「費伯熊、馬佩芝，均常州人，江南人知名。翁叔平（同龢）稔知。程春藻，安徽人，現官湖北候補道，署湖北鹽道。醫素有名，去冬李相太夫人病重，服其藥而癒，此外奏效甚多。姑舉數人，此外如有知名者，無妨多召數人。乾隆間徐靈胎兩次應召入京診官闈之病。洄溪醫案載之甚詳，此故事也。」

除了慈禧一向所重用的張之洞，還有李鴻章保薦的候補道員薛福辰，六月二十三日首先入京。接着山西巡撫曾國奎又保薦知縣汪守正，廷臣再一致推薦名醫馬文植，……這麼許多來自天下的各地的名醫，統由內務府大臣帶領入宮請脈。然後相互討論，再定藥方。

血崩肝病死裏回生

各地名醫人多口雜，意見紛紜，但是他們却一致認定慈禧的脈案是「血崩」。對外則宣稱肝病，由血虛氣損所致。問題在於血崩的病因很多，治法不一，到底應該聽從那一家名醫的主張呢？最好的辦法是問問慈禧她自己。然而像這樣涉及曖昧的問題，誰又敢於出口呢？

旁敲側擊，探聽得病來由，誰也沒法摸得準。慈禧命在旦夕，但她仍舊還是咬緊牙關不說明緣故。她只是說決不服食人參，充其量只能用附子。她的小叔恭王奕訥、小叔兼妹夫醇王奕環，

商酌以後決定暫時不再飲用湯藥，姑且改服四君四神聚泥丸藥吧。二月二十三日起又說要吃人奶，傳召了好些旗籍婦女入宮，挑選奶媽。吃了些時，居然病況轉好。

就中偏有個李鴻章所推薦的道員薛福辰，江蘇無錫人，他福至心靈，驀地悟出時年四十六歲，居孀將近二十載的慈禧太后原來是由於產後失調，因而血崩。話不敢明說，產後疏濬補養的方子倒是不妨照開。於是幾帖藥服下去，慈禧居然藥到病除，霍然而癒，只不過需要再滋補滋補而已。反倒是老實人慈安太后，由藥方子偵知了她的隱秘，想婉言諷勸慈禧的失德，被慈禧惱羞成怒下了毒手，白白的送了性命。

慈禧逃過了鬼門關，羣臣致賀，光緒向她獻如意。慈禧飲水思源，重重的酬謝薛福辰，賜他匾額，外放他為廣東遺館道。但却不讓他走馬上任，仍將他留在北京，擔任她的醫藥顧問。不久，薛福辰就升任京兆府尹。光緒十二年（西元一八八二），光緒帝又是痰中帶血，這一次大病仍由薛福辰治癒。自此，直到薛福辰之死，他都是慈禧左右的大紅人。連他的弟弟薛福成，在仕途上也是得意之至，以一名副貢，除寧紹臺道，內擢卿寺，出使英、法、義、比諸國大臣，升右副御史，最後死在任上。他還有一個小弟弟薛福保，也以佐貳升任到四川知府。

此是光緒六、七年間，慈禧得病獲癒的經過。生病的是慈禧，死了的倒是慈安，遂成為當時一項令人震撼的大新聞。

光緒十九年慈禧的那一場病，則由盛宣懷進

藥而治癒，只要看慈禧眉開眼笑，劃三個小鳥賜給盛家，顯見此番又是非比尋常的毛病了。因為光緒十九年，正是慈禧縱情聲色，了無忌憚的時候。可能使她致病的人物，斑斑可指的就只有三個。

名伶楊小樓被糾纏

關心清史的人應該都知道慈禧最愛聽戲，而她的那種聽戲方式又與眾不同。宮中原有南苑戲班，挑選面貌俊秀的太監，聘請名師加以訓練而成。但是慈禧却嫌南苑戲班的太監們生理構造與眾不同，不可能有好嗓子。於是她破例，遍傳市面上唱營業戲的戲班子到頤和園或宮中去演唱。譚鑫培、孫菊仙、汪桂芳、楊小樓從而都成了內廷供奉。楊小樓是譚鑫培的乾兒子，他唱武生，最獲慈禧的寵愛，盛傳他就是慈禧晚年的主要面首之一。太后與名伶之間，早有曖昧。在慈禧如乾柴烈火，在楊小樓却不勝糾纏之苦。此事究否屬實，宮闈密勿，自難求證。不過從一件軼聞裡，也許能舉一反三，思過其半。古來深宮之中，帝后座前，即使貴為皇親國戚、王公大臣，倘若不是奉旨，誰也不敢把自己的小孩子帶到至尊跟前去看開眼界、長見識。可是偏有個唱戲的楊小樓，也不知他是否為了避免糾纏，容易脫身，往後他每次入宮演戲，都帶着他的一個小女兒同往當電燈泡。有那麼一天，慈禧在臺下看楊小樓，越看越喜歡，特地召楊小樓來見。楊小樓便公然帶着他的小女兒一道面聖。慈禧指着面前桌子上的那些豬肉、羊肉、麵條之類的吃食說：「這些，都賜給你。」

(上) 史後后太禧慈

慈禧沒有想到，楊小樓非但沒有謝恩受賞，反倒跪在地上磕頭說：「奴才不敢領。」

慈禧訝異的問：「怎麼叫做不敢領呀？」

楊小樓居然斗膽回奏：「這些個東西，蒙老爺賞賜得太多了，家中實在沒地方放。奴才還是求老爺賞幾個字吧！」

恃寵而驕，真是莫此為甚。若是朝廷的王公大臣，膽敢拒絕太后老佛爺的賞賜，還推說多得家裡沒處放；天威咫尺，意存藐視，那就會被責以「大不敬」之罪，馬上送進鬼門關。可是楊小樓如此這般回奏，慈禧居然不愠不惱，反倒委曲求全的問：

「你想求什麼字呀？」

楊小樓便連連磕頭說：「求老佛爺賞幾幅福字壽字，奴才就感恩不盡了。」

清朝祖制，內外臣僚非官拜三品，不得賜「福」。非年逾五十，不得賜「壽」。有清一代，唯一多福多壽，歷任各省督撫，終體仁閣大學士，加太傅，享年八十六歲，而在官場一帆風順，青雲直上的阮元，一生中最高榮之事，也不過是屢獲嘉慶、道光二帝所賜的「福」、「壽」二字而已。所以他在衣錦還鄉之後，特地在他的宅第門楣之上，懸起一塊「福壽庭」的匾額，自此「福壽庭」阮府名聞大江南北。伶工在前清還是賤民，子孫都不許應試作官，楊小樓却膽敢提出「賞幾幅福字壽字」此種非份狂悖的要求。然而慈禧太后仍然含笑依允，立刻命太監取過紙筆，當面寫好，賜給楊小樓。然後又將桌上的食物一併賞了，還怕楊小樓再度拒收，聊以自解的加上

了一句：

「這些個，都賞給你的小女孩吧！」

由此情景看來，上述的傳說多半不假。慈禧在光緒十九年得病，經盛宣懷進獻藥丸治好，楊小樓可能就是她得病的本源。

偏愛小混混管劭安

慈禧的另一個面首，是常州陽湖人管劭安。

此人名不見經傳，但却曾經獲得慈禧的寵愛。管劭安的父親是個小商人，家道並不怎樣寬裕。得了管劭安這個兒子，偏又是個歪才。管劭安自小游手好閒，到處遊蕩，常跟些不三不四的朋友，走馬章臺，浪迹平康，花了他父親不少錢，多次答楚，仍然不知悔改。

可是這管劭安却長得眉清目秀，面貌姣美，他的風流可愛，直似當年南齊吳郡的張緒。而且他妙手丹青，又能唱江南小調，因而在女人跟前相當的吃香。後來他父親認定他孺子不可教，把他逐出家門，管劭安也毫不在意，別了父母妻子，跟他的同鄉啓程北上。他想在天子腳下，北京城裡，憑他的天賦本錢去闖一闖。

當管劭安到達北京，正好趕上了宮中如意館在招考畫工。他有這個畫畫的本事，昂昂然前去報考。果然給他得了個正選第一名，自此成爲如意館供奉。內廷太監都喜歡他，經常到如意館向他索畫。管劭安人既隨和，又善逢迎，會的邪門玩藝且多，漸漸地使宮中太監人人見他就愛，過不了多久，他連慈禧身邊的第一紅人，總管太監李蓮英都已結上了。李蓮英忠心報主，推薦奇才

異能之士，一向慷慨大方，於是那有那麼一天，經由李蓮英的安排，管劭安被慈禧在「秘殿」召見，面試畫法，居然使慈禧青睞相加，極爲滿意，立升管劭安爲如意館首領，任他隨時出入宮禁。慈禧擅南曲，管劭安多的是新腔，而且也只有他在深宮之中經常伴着慈禧相唱和，乃使慈禧心花怒放，大喜過望。她對管劭安予取予求，管劭安對於慈禧更是如響斯應。獲得賞賜無算之外，尤其由慈禧自動自發，命人在東華門外給管劭安置了一幢渠渠華屋，作爲他的寓所。那時候，管劭安感激涕零，不知所所以。他向慈禧立誓發願，他將鞠躬盡瘁，五體投地，以報太后老佛爺的大恩大德，從此不再南歸。

管劭安前後侍候了慈禧十幾年，清宮之中，頤和園裡，經常都在慈禧的左右。他和慈禧往來無虛日，因此在十幾年裡積資數十萬，於是在京師置產，做生意買賣，簡直無往不利。慈禧爲了掩飾，在衆人之前每每呼管劭安：「兒子！」遂使不明真相之人，誤以爲管劭安真是慈禧的乾兒子呢。其實却是失之毫釐，差之千里，大謬不然。

這位如意館首領管劭安，真不愧爲精明能幹的角色。光緒末年，慈禧年近七旬，已經成爲一個又乾又癟的老太婆，望之如盤鴉茶。而在那個時候，管劭安風雲際會，不僅坐擁巨資，尚且在北京城裡開設了不少穩賺不賠的大字號，安身立命，毫無問題。因此他先就留起了鬍子來，跟那些領下無鬚的太監大有區別，然後就藉故不再入宮當差，侍候慈禧老蟹了。(下期續完)